

春节回家那些事儿

迟年

□郭华悦

除夕前夕,告诉母亲今年不回去过年了。因为公司刚接了一笔大单,无奈只能将订好的车票退掉,开足马力冲刺业务。电话那头的母亲听了只是“哦”了一声,听不出什么情绪。好一会儿才说:“工作重要,那就有空再回来!”没想到,事情进行得格外顺利。完成了订单,一颗心按捺不住,迅速订了回家的车票。

家里出乎意料的冷清

当钥匙轻轻旋转,推开门,眼前的一幕却令我有些始料不及。家里冷冷清清。电视开着,有点吵闹,母亲蜷缩在沙发里睡眼蒙眬,一只脚上套着拖鞋,另一只脚则光着,鞋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。桌上没有丰盛的饭菜,灯光也不是我熟悉的暖色调。

家里怎么变得这么冷清而孤单?

她口中热闹的年不见了

除夕前,我每次给母亲打电话,她都忙得热火朝天。有时是在准备年夜饭的食材,有时是和老姐妹们出门买东西。东家长西家短,在母亲的口中,都显得热闹非凡。母亲还告诉我,她和几个儿女们同样无法回家过年的老姐妹们报了一个旅游团,今年决定过一个“旅游年”。她还叮嘱我,那几天就别往家里打电话了。这是母亲的习惯。家里的固定电话多年前就停用了,母亲平时只用手机。但一出门就把手机放在家里,从不带出去。所以,她出去旅游,手机自然就没人接听了。可如今看来,她没出去旅游,大概是取消了,又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“旅游”。

她口中那些热闹的“年”也都没有了。没有年夜饭,只有简单的一两样菜,还都是冷的;没有热闹的聚会,别人家都在团聚过年,谁有空来陪她呢?我突然觉得沙发里的母亲变得既单薄又孤单……

印象中的母亲忙碌而充实

在我印象中,母亲一向是忙碌而充实的。只要听说我要回来,她就开始忙得热火朝天。忙着煮饭,忙着炒菜,忙着熬汤,从她身边飘散过来的都是我熟悉且喜欢的味道。于是,我一直以为家里时时刻刻都这么热闹着,而她也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充实中。

我突然进了家门,让她有些手足无措,但又异常欣喜。她开始忙着张罗,忙着成为我熟悉的那个样子。但不管她如何欢笑,她蜷缩在沙发里的样子已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迟年不迟,一起追寻

这趟回家,原本只打算停留一两天,后来我却改了主意。在众多母亲中,她是很平凡的一个,像大多数母亲一样,习惯把美好留给儿女,把孤单留给自己。而对我来说,她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。

今年,来得迟了。幸运的是,她仍在。今后仍有足够的时间等着我和她一起经历,把错失的美好一一追回来。



春节是一个举家团聚、阖家欢乐的好日子,在这个日子里,品味的是团圆和亲情,溶解的是相思与牵挂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晒喜庆、讲亲情、聊变化、传递温暖和爱心。今天,让我们一起聊聊“猴年”春节发生了哪些温暖难忘的事儿,看看里面是否有你的春节记忆?



年画

□葛小明

稀缺的植物,父辈的记忆,被城市带走的乡土气息……这个世上,有很多东西总在悄悄消失。岁末的几天里,人们便会跋山涉水往老家赶。老父老母也还是老样子,身体不好,满脸风霜,腰越来越弯。过年,成了让这一切暂时停止的日子。

父亲到集市上买年画

回到老家,总会去一次童年的集市,这里是农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。父亲总是谨慎地路过每一个摊位,从集市的外头,到热闹的内头。一年也只有这几天,父亲变得毫不吝啬,吃的,喝的,孙儿玩的,都一一置办齐。年画,也在这时进入了父亲的袋子。父亲总是在最后买年画,怕买早了被人群挤坏。他在摊位前轻轻卷上两张,用一根细线系好,小心地保护着,从人群中缓缓地钻出去,袋子里的芹菜和年画一起高高地冒出头来。

每年的年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,早期的杨柳青版画,灶王爷,财神爷,后来的明星海报,风景人物花鸟。对于父亲来说,不变的是那张胖娃娃,白白的,胖胖的,一脸微笑。整个集市也因为这些“胖娃娃”而充满生机,那笑从纸上洋溢到人们脸上。

大年三十贴春联

“你娘不方便,你哥哥不在家,你贴春联吧……”年三十这天,父亲早早起来,用白面熬点糍糊,不能多也不能少。多了,母亲心疼白面,少了,不够用。快熬好的时候,母亲就过来喊道:“快点起,你爹熬好糍糊了。”按照父亲的吩咐,我要先去三叔家贴春联。三叔一家外出打工多年,房子空着的位置,不然“胖娃娃”贴不住,你三叔想生儿子想一辈子了……”

我们家的春联以前是哥哥贴,后来是我贴。但那张胖娃娃,从来不让我们动手。父亲总会在我贴好春联后,跨上小凳子,他的动作一年比一年缓慢,扬起的右手也越来越发颤,但他从来不让我们帮忙。我只有在这时才能看清他满头的白发,61年来,他的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白的,我无从得知,但我知道肯定是在夜里偷偷变白的。在我记忆里,别人晚上都在睡觉,父亲的夜晚仍是忙碌。

两个胖娃娃是我哥俩

过了几分钟,父亲才确定好年画不歪,这期间他无数次调整位置,右手按住,左手微微挪动;左手按住,右手微微挪动。头也跟着歪来歪去,小凳子在脚下晃个不停。最后,他决定贴上了,确切地说,是钉上。家里的年画只有胖娃娃是不用糍糊的,用一种自制的“图钉”,一块小小的方形纸板加一枚小小的钉子。父亲一手按住胖娃娃和“图钉”,一手轻轻敲打着小锤子,哒哒哒,哒哒哒,像草原上刚刚学会走路的小马儿。订完四角,父亲下来,抬起头看看,走到远处,再望望,嗯,其实我们的日子没歪。

很多年后,我在哥哥家过年,看到哥哥也在贴一样的胖娃娃,我才明白,那张年画上面的两个胖娃娃就是我们哥俩。



仓库门上也要贴上年画



挑香囊



把“福”带回家

本版摄影 石保定